

一、孩子的鐘塔

李黎

「鐘塔」其實不大像座塔。若不是滿掛著許多大大小小的銅鐘，三層鐵架子的造型遠遠看去倒像是供兒童攀爬的體操架——十八呎的高度當然沒有孩子爬得上去，只有從海灣那邊吹拂過來的海風，會讓一百多口小鐘和中央那口大鐘發出清脆愉悅的鳴響，像孩子們快樂的笑聲。難怪這座鐘塔名曰 The Children's Bell Tower。孩子的鐘塔。

舊金山北方的波地佳灣，一直因著希區考克在當地拍攝鳥而遠近知名。然而現在愈來愈多外地來的訪客，也知道這座鐘塔的故事，以及一個名叫尼可拉斯的小男孩的事跡。

一九九四年秋天，七歲的尼可拉斯·格林，隨著父母親和妹妹從美國加州到義大利度假。正當一家四口快樂地遊賞西西里島的風景時，兩名盜匪認錯了人，朝他們的座車開槍……尼可拉斯頭部中彈，送到醫院已經無救了。

換作任何一對父母親，必定會匆匆帶了孩子的遺體回家安葬，永遠也不要再面對那個取走他們愛兒性命、造成他們終生痛憾的可詛咒的國度了。

然而這對來自波地佳灣的格林夫婦，在當地醫院宣布他們的孩子腦死之後，立即作出一個在那種情況下是相當艱難而重大的決定：應允醫生的要求，將尼可拉斯遺體上有用的器官全部捐贈出去。

於是，尼可拉斯的心臟救活了一名十五歲的少年，肝臟救活了十九歲的少女，兩枚腎臟救助了兩名兒童，眼角膜讓兩名盲人重獲光明，胰臟細胞治癒了一名糖尿病患者。這些人，當然全是義大利人。

格林夫婦的義舉震撼了整個義大利。除了無數來自個人、民間團體、媒體和政府感激頌揚之外，最強有力的反應，是器官捐贈的行為忽然成倍成倍地增加了。像漣漪擴散一般，從義大利，從美國，這個動人的事跡流傳到全世界，改變了許多人對器官捐贈的保守觀念，更改變了許多罹患不治之症，亟需救助的病病人的命運。這個現象，媒體稱之為「尼可拉斯效應」。

尼可拉斯的爸爸媽媽，從下了那個決定開始，就繼續不斷地為他做了許多事情：除了器官，還捐出原為他將來上大學的基金，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才智兒童獎學金。他們倆抑制著自己最深沉的悲痛，接受無數媒體訪問，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陳述自己這樁行為的理念，並且一再重回義大利那處傷心地，處理源源而來的後事——這一切，無非是為了要把「尼可拉斯效應」無止境地推展下去。

尼可拉斯效應：一個男孩送給世間的禮物，正是尼可拉斯的爸爸瑞格·格林寫的書。曾經做過新聞記者的父親，藉著自己所熟習的文字，親密對話般地展現了他在媒體上難以流露的心底深處的情懷。書中有幾頁尼可拉斯、他的親人，以及器官捐贈受惠者的照片，最可愛而又令我不忍看的一幀，是葬禮上尼可拉斯五歲的妹妹，舉起手中的玩具兔兔，輕輕為媽媽擦拭臉上的淚水……

喪失子女的傷痛，除非身臨其境，否則永難體會，但旁人當能理解這對父母親的至愛，表現在如此苦心護持亡兒的「永生」——尼可拉斯肉體的一部分活在七名義大利人身上，他的名字和事跡活在無數人心裡，並將永存在一些醫學和人文的典籍中。他可愛的笑臉，會比許多徒然追求「不朽」的所謂偉人的容貌更令人難忘。格林夫婦

選擇了用這樣高貴的方式來愛他、紀念他，然而對於絕大多數的父母親來說，這樣的選擇還是太艱難了。

「孩子的鐘塔」矗立在一片寬闊的草地上，那是尼可拉斯生前常來玩的地方。上面的一百四十口小鐘來自義大利各地的家庭、教會、學校，向尼可拉斯的父母親致意。中間一口名廠特鑄、被教皇祝福過的大鐘，鐫刻了尼可拉斯和七名受惠者的姓名。鐘塔下滿置著花束、小汽車、玩具熊、零錢……顯然許多來訪的人，都準備了一份送給七歲男孩的小禮物。

在小鐘如鈴般輕巧的聲響中，我想著南邊的聖地牙哥，也曾有過一個男孩，捐出他一雙美麗的眼睛——那兩名因他而重獲光明的人，在世上某個地方，心中可會偶然響起細細的、如孩子笑聲般的鐘聲呢？

二、摩登土產鳳梨酥

洪愛珠

身為臺灣人，吃過的鳳梨酥是數不清的，但「意識」到鳳梨酥的時刻，反而不在本土，而是他方。

出發到英國前，準備鳳梨酥和烏龍茶作為禮物，或說，作為一段開場白。亞熱帶島國人民，遞上一塊以熱帶物產鳳梨作為餡料的甜糕餅，有助於短時間內與異鄉人交換風土。送人多了，自己也吃，從外部向內觀察時，發現鳳梨酥雖然常被畫在傳統糕餅的分類，但追溯起來卻是本島物產與西洋靈感的混血發明，是摩登的土產。

說它摩登，一是由於模樣，二是食材。

說外形。鳳梨酥雖偶爾出現其他形狀，但長方形仍居多，是兩口能吃完的金黃絨面小枕頭。十年前旅居倫敦，室友母親從臺灣寄來一大盒板橋的鳳梨酥。當年包裝可謂直截了當，今日的單片包裝、緩衝塑膠隔層全沒有，餅貼著餅密密麻麻填滿一盒，飛越九千多公里到倫敦二區的小公寓內，開盒竟無一片破損，可見直線修淨，宜重疊利收納，簡直是一塊形隨機能的現代主義餅。

無人察覺鳳梨酥，它長得太簡單。我們是多麼樂於裝飾的一個社會，不知怎麼竟放過了這種餅，任它極簡到毫無線索。肚裡換了其他餡料如草莓餡、水果餡或是餡子裡藏鹹蛋黃，面上永遠相同，不多解釋。因此我吃不了外形花裡胡哨的鳳梨酥，心形的顯得多濫情，鳳梨形太直白，臺灣島形狀的又過於強調國族主義，都沒好過方形。再談食材。我在英國好友之一，是八十歲的艾倫叔叔，艾倫初次嘗到鳳梨酥時，皺眉思索，嘗試篩選出經驗裡的詞彙，結論是這餅像蘇格蘭奶油酥餅夾鳳梨果醬。我以為這雖不精確，倒頗傳神。

鳳梨酥的祖先是鳳梨餅，傳統的結婚大餅項目。以和生餅皮裹鳳梨冬瓜餡，有圓形和方形式樣，都是多人分食的大尺寸。如今的鳳梨酥改製成小方塊，餅皮初期採豬油，後來才改採奶油餅乾麵團。主成分除了奶油、麵粉和雞蛋，更加入奶粉或乳酪粉等強調奶味。

混血鳳梨酥，餅皮有乳香，餡料稠黏，土生土長卻風格洋派，是折衷主義的新產品。自此離開其他古典糕餅隊伍，走上了自己的路線。

後來我們更見證了鳳梨酥的歷史時刻，即「土鳳梨酥」的發明，其內餡純由土鳳梨熬製而成。土鳳梨名字裡雖有土字，其實亦非原生種，而是二十世紀初才由日本人引進的夏威夷開英種，酸度鮮明，製成餅餡後仍富纖維，也討人喜歡。

土鳳梨酥本來自成一格也就是了，不料傳媒追捧過頭，反過來清算傳統鳳梨酥內餡裡的冬瓜餡，對此多訕笑，得出「鳳梨酥中無鳳梨」的結論。幾十年資歷的鳳梨酥，一時倒成了贗品，眾人不論是否曾經真心去愛，都像被欺詐了感情。土鳳梨多纖，加入冬瓜餡，立意是平衡纖維扎口，增添柔潤口感，可謂體貼，被說成這樣也真是的。

土鳳梨酥面世至今，晃眼都十餘年。猶記當年大浪，彷彿天下餅鋪全往土鳳梨酥去鑽研，我擔心過從小吃到大的冬瓜餡鳳梨酥再也回不來，幸好浪頭過了。今天的鳳梨酥，有土鳳梨和金鑽鳳梨，純鳳梨餡的有，不同比例加入冬瓜餡的也有。人們吃自己舒服的鳳梨酥，理直氣壯地拿它贈禮，在鳳梨酥的經驗上，臺灣人更老練而多元，但願社會亦如是。

三、貓的天堂

左拉

姑媽過世後留給我一隻安哥拉貓，這是一隻很蠢的貓。某個冬夜，在溫暖的壁爐旁，他講了一段故事給我聽：

我兩歲時就已自命不凡，瞧不起家裡舒適溫暖的生活。但，我還是很感謝老天爺把我安頓在你姑媽家裡。這個善良的女人非常寵愛我，讓我睡的是羽絨床墊和三層毛毯的床，吃的水準也不差，要吃就是吃肉，新鮮的肉。

可是，在這舒適的環境中，我卻有個夢想：從半開的窗戶溜出去。我已對主人的撫愛和柔軟的床墊感到厭煩，覺得生活極為無聊，甚至肥胖到連自己都覺得噁心。

你知道嗎？我曾伸長脖子，眺望窗外對面的屋頂。有一天，四隻貓在那兒打架，豎著毛，翹著尾巴，在陽光照耀的藍色屋瓦上翻來滾去，熱鬧地叫嚷著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麼新奇的場面。從此，我更確定了信念：真正的幸福是在那窗戶外。

我下定了決心要逃跑。這一生中，除了吃新鮮的肉，總該還有些我還不知道、令人嚮往的東西。有一天，主人忘記關廚房的窗戶，我便跳到窗下的小屋頂上。

屋頂上多麼美好！屋簷下的排水槽散發著迷人的芳香。我愉快地沿著溝槽走，腳爪陷在細軟的泥裡，說不出有多麼舒服，就像是走在天鵝絨上。太陽暖呼呼的，晒得我身上的脂肪都快溶化了。

不瞞你說，我的四條腿其實直打哆嗦，快樂中仍夾雜恐懼，有一剎那還嚇得差點掉到街上去。有三隻貓從別棟的屋脊上衝過來，對著我凶狠地叫著，我快嚇暈了。他們說，這是跟你鬧著玩的。於是，我也跟著一起亂叫，確實很好玩。這些傢伙不像我又傻又胖，看見我在屋頂上像顆球似的滑來滾去，都嘻嘻哈哈取笑我。但當中有隻老公貓對我特別友善，主動指點我，我非常感激。

啊！讓你姑媽那些鮮肉離我遠遠的吧！我喝槽裡的水，覺得加糖的牛奶還比不上它的香甜可口。一切是那樣美好！這時，一隻非常可愛的母貓走過，我的心頭湧起了一股從未有過的激情。三個同伴和我一起急忙迎向前去，我搶著向那隻迷人的母貓獻殷勤。冷不防地，其中一個同伴狠狠地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，我痛得大叫起來。

「算了！你將來還會遇到許多類似的事呢！」老公貓對我說，並把我拉走。踉蹌了一個鐘頭後，我飢腸轆轆，餓得發慌。

「屋頂上有什麼吃的嗎？」我問老公貓。

「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囉！」他淡然地說。

這個回答讓我感到疑惑，因為找來找去，什麼也沒找到。後來，我看到一間閣樓裡有個女僕在做飯，桌上放著一塊鮮美的排骨，紅紅的，讓人垂涎三尺。

「我要找的就在這裡啊！」我天真地想。

於是我跳進閣樓，叨起桌上的那塊排骨。這時女僕發現了，抓起掃帚狠狠地打我的背脊，痛得我掉下嘴邊的肉，邊逃邊咒罵。

「你是初出茅廬的『菜貓』吧？」老公貓說：「桌上的肉只能遠遠地看，要找吃的，還是得到排水槽裡。」

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不能吃廚房裡的肉。我實在太餓了，偏偏老公貓說：「要找吃的必須等到晚上去街上翻找垃圾堆」，這話真讓我氣餒，還要等到晚上啊！他說這話時氣定神閒，活像一位哲學家。而我想到還要餓那麼久，簡直要昏過去了。

夜晚慢慢降臨，大霧瀰漫，寒風挾帶著細雨，凍得我渾身發冷。我們從樓梯間有

破洞的玻璃窗下了樓，眼前的街道多麼醜陋啊！沒有普照的陽光，沒有融融的暖意，也沒有明亮的、可以在上面愜意打滾的白色屋頂。我的腳爪在滿是油污的石板上打滑，不由得懷念起那羽絨床墊和三層毛毯。

一到街上，老公貓就開始打哆嗦。他縮著身子，偷偷摸摸沿著房子走，並叫我緊跟著他，一旦發現給馬車通過的大門，就連忙躲進去，我問他為什麼要躲躲藏藏。

「你看見那個背著簍子、手拿鐵鉤的人嗎？」他反問。

「看見了！」

「如果我們被發現，就會被打死烤來吃！」

「什麼！被打死烤來吃！」我大叫：「這街道不是我們的嗎？不但吃不到東西，還可能被吃掉？」

這時，許多人家陸續將垃圾放在門口，我心灰意冷地在垃圾堆裡翻找，只找到兩、三塊骯髒又沒有肉的骨頭，頓時才體會到鮮肉是多麼美味。我的朋友老公貓熟練地翻扒垃圾，他不慌不忙地帶著我在每條街道遊走，一直奔波到隔天早晨。我淋了差不多十小時的雨，四肢凍得發抖。唉！該死的街道！要命的自由！我多麼懷念你姑媽家裡的那片小天地！

天亮了，老公貓看見我走路踉踉蹌蹌，便問我：

「你受不了啦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回答。

「想回家了？」

「當然，可是要怎麼找到回家的路呢？」

「來吧！昨天早上看見你溜出來時，我就知道像你這麼胖的貓，生來就不配享受那伴隨艱辛的自由。我認得你家在哪裡，我帶你回去吧！」老公貓直率地說。

「再見！」到家時，他向我道別，沒有一絲不捨。

「不！」我呼喊：「我們不要分開，你跟我一起進來吧！我們可以共享一張床、同吃一塊肉，我的主人是個好心腸的女人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他粗暴地打斷我：「你這個蠢蛋！要是被關在你那溫暖舒適的環境，我寧可去死！富足的生活只適合軟弱的貓，自由的貓絕不會為了鮮肉和羽絨軟墊而甘願被囚禁。再見！」

老公貓跳回屋頂，他瘦高的身影在旭陽照耀下歡樂地抖動著。

我回到家，你姑媽拿起雞毛撻子狠狠地教訓我一頓，我心悅誠服地領受，充分體會到享受溫暖和挨打的樂趣。主人打我時，我喜孜孜地想著：她馬上就要給我鮮肉吃了。

「你瞧！」我的貓在壁爐前伸了伸懶腰，做出結論：「我親愛的主人，真正的天堂，就是被關在一間屋子裡，挨打但有肉吃。」